

神秘文化小说系列·



17K.COM
一起看文学网

红尘著

斩龙

IV

一部能够左右王朝兴衰的风水奇书
一条隐藏在长白山深处的天子龙脉
一个耗尽生命去拨动历史琴弦的人

斩龙·大结局——用终极风水术成就一段历史的传说

天妖风水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斩龙

IV

红尘著

天
地
風
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斩龙. 4, 天地风水 / 红尘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399-2956-9

I. 斩… II. 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1197 号

斩 龙 IV——天地风水

著 者: 红 尘

责任编辑: 丁 卉 顾文喆

文字编辑: 高顺升

封面设计: Z2 工作室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廊坊市博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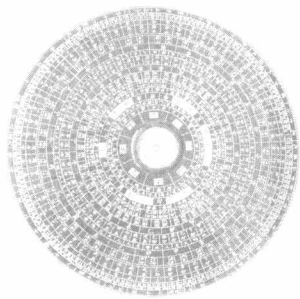
彩 插: 1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2956-9

定 价: 2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Z H O N G L O N G

人物介绍

绿娇娇

身负家传绝学上古风水术、带着世俗礼教悲剧离家出走的少女，当得知自己坎坷的命运居然是来自祖坟风水的影响后，便毅然走上了一条惊心动魄的命运抗争之路，并不惜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追求自由……

杰克

自花旗国漂洋而来的浪子商人，亦是手握连发洋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高大英俊、真诚洒脱的他为了爱人的心愿跟着绿娇娇在中国乱世的硝烟中出生入死，可是当命运背后的真相浮出水面，他还愿意为了这个女孩子的幸福而付出生命吗？

安龙儿

正直、诚实、严肃的安龙儿，天生异相一头黄发。从最初行走在十三洋行的小厮到后来武艺超群并肩负斩龙使命的风水大师安龙先生，他一直在成长过程中艰苦地寻找自我存在的意义。当吻上那个亦师亦友的女子手背的那一刻，他决定用行动来告诉她《斩龙诀》的真正秘密。

安清源

身负绝顶风水术的国师，醉心国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过程中，他使用和少年主角们完全相反的策略，以暴易暴，以百姓的生命为代价去救世是否是必然之路？来自祖坟的力量最终能成就他的政治野心吗？



ZHONG LONG

人物介绍

孙存真

一个没有脸皮丑如恶鬼的人，曾经的全真派弟子。在芙蓉嶂一役中放弃自己的八字叛出朝廷，屡救绿娇娇等人于危难。他在机缘巧合之下皈依佛门，并打通了第六识的无上神通。多年之后，法号“无相大师”的孙存真在青原山上跟绿娇娇重逢，还能否做到五蕴皆空呢？

安渭秋

绿娇娇的父亲，安公风水最后的传人，坚信只有儒家思想才可以实现天下太平。当他推算出天下即将大乱时，便在祖坟上布下“将军披甲”的风水局，以保三个子女能在兵荒马乱的乱世中安然生存。但是，事情最后的发展却超出这位玄学大家的意料……

安清远

安渭秋第二个儿子，是绿娇娇童年时最好的大哥哥。不爱读书只爱经商的安清远，小小年纪就远赴云南经营玉石生意，与绿娇娇在故乡重遇时，已经是腰缠万贯的富豪，这究竟是天性使然还是因为祖坟风水的力量？

顾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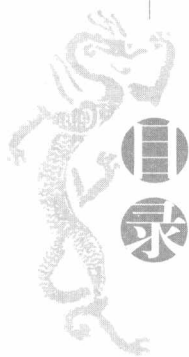
外号“不斯文”，童年时和安龙儿一起卖艺的伙伴，身材高挑相貌英俊，擅使杨家枪法却识字不多。当他和安龙儿在街头重遇，居然成了精通相学的“小神仙”；安龙儿更惊讶地发现他的“相学水平”居然比绿娇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蔡月

江湖老艺人蔡标的女儿，安龙儿的小师姐，尽管已经长得亭亭玉立面若桃花，还是被顾思文起外号叫“面如满月”。默默等待和支持是她爱的表达方式，性格贤淑温驯的她却愿意跟着自己喜欢的人浪迹江湖，出生入死。最终，她究竟会成为谁背后的女人？

阿图格格

在八旗城防军营中长大的少女，会使用各种兵器阵法，尤其擅长箭术。她是正黄旗没落贵族的后人，带着倒霉的运气和刁蛮的性格，为了追寻突如其来的爱情离家出走，闯入江湖。在江湖中的遭遇让她认识到人要独立成长，也要独立地为爱付出。



第一章 风水千术 · 1

右轩先生说：“十条蛇分成两边，每条柱缠五条蛇，共有二十颗毒牙，九颗牙飞到招牌上排成蛇形，还有九颗藏到你洋行里把邪气引入屋里，最后两颗握到那个败类的手上留为毒种，可以使你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手中，这种邪局叫藏蛇飞毒，发凶事极快极猛，五日之内马上见效！”

第二章 命运真相 · 23

原来李小雯知道这道符会保佑自己，生了孩子之后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阿浔，于是把符缝进给女儿的礼物里，可是却没想到这道符对不同八字的阿浔没有丝毫作用，却让她自己的命运置身于真空的危险之中，以至在强大的地理杀气破坏下准时死于命运的安排。

第三章 洪门鬼雄 · 40

“死有鸿毛泰山之别，国破家亡之时，有志之士宁可断头做鬼雄，决不低头做奴才！”

安清源听到这番话更加气急败坏，他急促地大喊：“右轩，你才是疯子！天下百姓不要做英雄，他们要活下去，你只会打仗不懂治国，你要坏我大事啦！快放开我！”

第四章 韶州民变 · 59

“绿将军，你还不明白吗？得民心者得天下！任你有千条道理，怎么敌得过民心？老夫欠你一个人情，可以还给你的只有贱命一条，我从这里跳下去，百姓就会哗变，你们还没有和清军作战，就先要和城里的百姓作战，这就是害了你们；如果不跳下去，我无颜面对天下人，你叫老夫如何是好？”

第五章 剑脊龙 · 76

“嗯，说风水，龙脉中低肥为雌雄高瘠，高瘠到极点就成了这种入云绝壁的剑岭。乡下人哪会无端端编出个雄龙偷看美人换衣服的事呀，分明是古代有风水师来看过风水留下断语，可是乡下人传来传去，这风水案就成了风化案。阴阳至极就会产生煞气，风水古诀上说：‘休寻剑脊龙，杀师在其中’，脚下就是剑脊龙，眼前就是杀师地……”

第六章 自破祖坟 · 97

安渭秋挥刀扑向正在火化的棺材大声说道：“风水之术让先人安息后人得福，得着了是你的福气，没有得着是你的命，现在你还带着长毛回家乡杀人放火，自掘祖坟，你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暴徒！”

第七章 夫妻生活·119

绿娇娇转过头，撒娇似的对杰克说，“我今晚要和阿浔一起睡。”一年不见，这句话对杰克而言无异于一日晴天霹雳。自从有了李小雯的教训后他再也不敢拈花惹草，早就憋得像座即将爆发的小火山。

第八章 三国阴谋·136

绿娇娇跪在地上，心情出奇的平静，洪秀全今天当面表明了态度，更坚定了她离开太平军的决心，现在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在她意料之中，就算洪秀全出手杀她，她也必然会让洪秀全死在自己之前！

第九章 为爱而战·154

这一刻也许是她们对望的最后一眼，林凤翔此去北征有如羊入虎口，何况洪宣娇只是一介弱质女流。但是当她面对最坏的结果有所觉悟，仍然奋不顾身要陪着林凤翔北征，这种选择无论是对是错，是吉是凶，都是生命里最后的自由，给林凤翔的偿还，何尝不是自己最大的夙愿？

第十章 小刀会·163

“上海是中华南干龙的结穴之地，面朝大海气吞天地，龙气盛大财气充足不用说了。上海城顺宁镇山脉来龙坐西向东，黄浦江从南来，自北去，右水左倒青龙去水，看似围绕城池成玉带缠腰的大吉之象，但是一到正北掌权之位，突然改变水流方向反跳而去。水流反跳即无情，无情水视为凶水，还和苏州河形成三岔水口，所以从地理上看这三岔水口是一切问题的激发点……”

第十一章 杀人鲸·185

原来大约翰说出杀人鲸从来没有杀人劣迹时，绿娇娇和安龙儿都醒悟出一个道理：风暴发生时喜欢潜在海底，平时不会攻击船只的杀人鲸，完全有可能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操纵，违反本性地对格林号攻击。而天下道术中，以天师道法最擅长调动自然力量，天师道法不仅可以呼唤山水龙神、林地灵气，还可以驱狼逐虎为己所用，在历史上不乏天师驱虎狼作战的先例。

第十二章 海上雪耻·204

圆月慢慢升上中天，向海面洒出一片碎银。大海中间有两条船着火的船缠在一起，厮杀声震动了宁静的天空，在无垠的天地间似乎正在发生一件小事，可是对于船上的人来说，这就是生命的全部。清兵们为一雪当年洋人入侵之耻，对着不适当的对手前赴后继地杀入火海地狱。

第十三章 逼攻皇陵·227

那陵墓只有一般王侯府邸般大小，一条小河从面前流过，河水从左向右流来，在右方流出的位置又有一道小山岗挡住了去水的视线，是杨公风水中标标准的开天门、闭地户、来气长去气短的典型格局。这正是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的祖陵——永陵。

第十四章 斩龙奥义·244

天空慢慢聚起五色云，浓浓地聚合在送龙峡上方，像黏稠的米糊在慢火中翻滚，大地微微震动，从地下传出一阵阵雷声，一道巨大的龙影从真龙山上浮现出来，龙头极力昂起像要飞往天上，可是被安龙儿稳稳地钉在送龙峡上，把龙颈压住……

第十五章 终与始·261

“小茹虽然在斩龙的中途把龙儿抱了出来，但龙脉依然被斩杀，只因斩龙没有完整地做完，不会立刻发力让皇帝马上死去。本来一年见效的事可能要等十年，可是仍足以断送大清国运，这样做既斩了龙脉，又缓和了斩龙后天灾的力度，何尝不是好事呢？”



Z H A N L O N G

第一章 风水千术

杰克一回到广州，就把自己的长头发剪短，胡子全部剃干净。广州对他来说是人生中的爱情圣地，尽管今天他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样的心情坐在四季西餐厅，可是他觉得至少自己应该整洁，一如当年在这里第一眼看到绿娇娇。

他一直在喝龙舌兰酒，这是一种很烈性的墨西哥白酒，这种酒会让他想起多年前坐在他马车里的绿衣少女，她被这种酒呛得咳出了眼泪，可是还在大呼痛快，想起那时的绿娇娇，杰克就会泛起微笑。

伍日发洋行的少爷伍俊生坐在他对面，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的生易经，甚至讲起了他们洋行的风水。杰克敞开衣领口，右手握着酒杯搭在另一张空椅子上，像抱着一个透明的姑娘，脑袋绝望地向后仰，嘴巴张大，眼睛直直地看着天花板。他心里嘀咕：这个留小胡子的小白脸，居然还学人讲风水，讲风水谁讲得过我的宝贝太太绿娇娇？

杰克的老拍档大约翰饶有兴趣地看着伍俊生，他挪动了一下超重的身体，带着一贯的狡黠微笑，小眼睛发出一闪一闪的亮光，透过桌面上的烛光看着伍俊生喝酒后发红的脸。大约翰也不时看看杰克，他看到杰克保持

这个不礼貌的姿态很久了，那副样子像一只跟主人下馆子吃饱了牛排的大狗。

大约翰伸长手，用自己的酒杯碰了一下杰克手里的杯子，用浓重的德州口音没头没尾地说：“Drink less but better……”

杰克嘴巴向着天空一张一合，像一条金鱼吐气泡似的懒懒说道：“知道了，少喝酒，喝好酒……”

“杰克看起来心情很不好。”伍俊生总算也关心了一下杰克。他和怀特公司是老关系，可是近些年怀特公司总是做化妆品生意，和他家伍日发洋行的出货渠道对不上口，杰克和大约翰只好跟他做了君子之交。近一年怀特公司还做起了走私军火的生意，跟做正当生意的伍日发洋行就更沾不上边了。

大约翰很清楚杰克来广州的目的：他要从广州找出安龙儿，因为他的女儿在安龙儿手上，可是这种事不能到处对外人说。看杰克没心情回答，大约翰顺口回道：“这位先生正在求上帝给我们点生意，我们不要打搅他祈祷。”

伍俊生呵呵一笑说：“你们都卖洋枪洋炮了，还想要什么生意？你们的船比我整栋洋行都要大。不过这一回要是我做成了，我也可以买一条大船和你们出海玩玩。”

杰克慢慢抬起脑袋问道：“有什么生意？我们可以给你货……”

伍俊生苦笑着无奈地摇摇头，看着杰克说：“你完全没有在听我说话，你们美国根本没有这种货。”

大约翰把庞大的身躯往后靠了靠，双手一摊说：“伍要找一批摄影机运到北京，你知道，这是利润很高的货，而且北京的王爷们正在开始玩这东西。买了一台摄影机后就要一整套晒相片的工具和药水，以至于要在家里建一个晒相片的暗房，这都是很长期的生意。”

伍俊生兴奋地接着说：“这是世界上最新的玩意，好玩又花钱，我肯定摄影机会从王爷们手里开始传遍中国，价格只会越来越高，我进多少货也不怕。”

“小心压货，你资金够不够啊？”杰克随口说着，神情仍是不关注。

伍俊生说道：“绝对不会压货，已经有皇府的人来问货，连订金都放下了，只可惜我没有足够的资金把整船货拿下来，要不然……”

杰克和大约翰不约而同地盯着他，仿佛两只饿狼看到面前出现一只小

肥羊。伍俊生马上知道因为自己太兴奋说漏了嘴，话音戛然而止，他把手放到嘴旁，不停地捋着小胡子，杰克知道这动作代表伍俊生有秘密要保守，而且他正在后悔自己说过的话。

杰克放松了眼神，用手抄了抄自己剪短的金发，转头看着餐厅门外，语气轻松地说：“我们可以合作把货全拿下，免得流到其他洋行……你还差多少钱？”

大约翰也带着善良的微笑说：“如果利润合适的话，我们可以按投入比例分成，也可以让你有保底的比例，只要你投入高于四成，我们就可以和你五五分账，如果你的投入超过五成，还可以另外再谈，保证让你赚得比我们多，你看怎么样？”

伍俊生不是不想得到这种合作关系，只是刚才那句漏嘴的话道出了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他家已经没什么钱了，而这一点已经被两个洋人一眼识破。

广州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是清朝向国际开放的唯一通商口岸，十三行是全国唯一合法通洋的商埠，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地方，产生过世界第一首富。可是十年前的鸦片战争打开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四个通商口岸，十三行的外贸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影响了以广东为起点向北延伸的周边省份的相关产业。伍日发洋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随着整个华南地区的经济迅速衰落的。时至今日，伍老板已经去世，伍俊生总算不再胡混日子站出来独挑大梁，但他经手多次不幸的交易后，洋行日渐变成了一个空壳子。伍俊生自然不想放过重振家业的机会，可是刚才的话出了口，只要一报价，对方就会完全了解自己还有多少家底。

伍俊生矜持地笑着摇摇头说：“我只是短期周转有点手紧，其实我可以在英吉利银行和中国票号借到钱，你们不用担心。”

杰克举起酒杯慢慢转动着杯里的酒，眼睛也看着映在杯子里的烛光，轻描淡写地说：“可是你明天就要交易了，要是你能借到钱的话就不会现在还拿不下整批货，我想你现在的钱也是借的，而且你已经不能再借到了是吗？”

伍俊生被杰克说中了心事，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嘴上不能放软，他连忙说道：“你这洋鬼子可不要在这里乱说话，让旁边的人听到还以为我在求你们借钱呢。”

大约翰仍然保持善良的微笑，他坐直了身子小声说：“我们是老朋友，



你可以向我们借钱，也可以和我们合作，我们都不会到处说，你知道，我们的嘴巴很严……”大约翰和杰克一样从一句话中看透了伍俊生的现况。按平常来说，自己吃不下整批货的时候，借钱和合作都是很正常的事，可是现在伍俊生只借钱不合作，足以证明这次交易的利润非常大，可是到现在仍资金不足，又证明他的洋行已经欠债累累借无可借。这种时候只要和他合作，说不定就可以分到一块肥肉，而且一天之后就可以赚一大笔，这种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刚才杰克“和上帝交流”的时候，大约翰大概知道了伍俊生兴奋的原因。原来不久前来了一个风水先生路过伍日发洋行，看了看大门就说要见老板，伍俊生出来和他见面后，他一五一十地说出了伍俊生每一年的生意情况，连父母妻儿也算得一清二楚，这些事对商家来说是极高的秘密，连洋行里的外姓人都不可能知道，伍俊生看到这风水先生有这样的道行惊为天，马上敬为上宾。

付了风水相金后，那风水先生又说刚才收贵了，可是因为是看到伍老板喜运当前，不敢收便宜，只要伍老板放胆做新生意和大生意，伍家可以在一个月之内得到一批天财，一夜之间重振家业。伍俊生见神人说出这种好话，马上请风水先生再算一卦，看什么时候会有转机做大生意，风水先生说五天之内就会有买卖上门，就看他有没有胆子去做，这次错过的话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几天后洋行里突然来了一个德国商人带着翻译上门，说是有一批价值几十万两白银的摄影机刚刚入关想找买家，伍俊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大机会。可是伍日发洋行一向做的是江浙出产的丝绸生意，对这种新洋货奢侈品从来没有销售途径；再说当时中国人认为摄影机是洋人残害中华的魔物，快门一动就会摄去人的魂魄，在民间声誉极差，除了个别思想开放的富豪子弟会玩这种东西，一般人看到摄影机马上就四散逃命。

在战争前全国只有广州一口通商，伍家当然赚得盆满钵满，可是自从战后开放了临近丝绸产地的上海口岸，那边近水楼台占尽了先机，粤商的生意便一天不如一天。正如风水先生所言，不做新兴生意的话，伍家洋行根本无路可走，这个机会如果不搏一把，大概过不了几年伍俊生就要回乡下耕田了。

本来伍俊生惊奇于风水先生的道行之余，对这个生意并不太感兴趣，

因为在中国做摄影机的风险几乎是百分之一百，这时来的机会也不知是不是一个杀人坑，一步踩错死无全尸。商人无宝不落的习惯却让他把德国商人留在家里接待了几天，同时发散全部下人到处问行情找买家。吃饭喝酒花不了几个钱，况且他也不想这种新玩意这么快流到其他商家手里，再者就算是百分之百的风险，也不排除真的会像风水先生说的那样是翻身机会。万一摄影机从这批货开始全国流行的话，那么他就是全国第一家，相信风水先生的话，多观察几天也不会亏大本。

两天后伍俊生收到的消息是很多南洋客商在找货，甚至有直接找伍日发洋行的南洋客商和王爷侍从询问有没有摄影机。机会一夜之间从地下冒出来，好像明天全国就会兴起玩摄影机的热潮，只要伍俊生出手接货，马上就可以转手出货赚几倍利润，如果他有足够的钱把货压一下，可能价格还会上升。伍俊生这时的心情就好像在自己家床底发现了金矿，梦境一般的幸福铺天盖地涌上心头。于是他掏空家底，再东挪西借高利贷款凑了十几万两白银，虽然这笔钱吃不下整批货，但是他想如果出货速度够快的话，一个月内回笼资金还可以独家接下整船摄影机。

杰克并没有打算在广州停留多久，他一到广州就找遍了安龙儿可能住的地方，可是一无所获，只是从街头和衙门前的旧通缉令中看到安龙儿的帅哥样子，得知他杀了小王爷，现在是全国通缉的重犯。杰克知道这个消息后反而觉得轻松很多，找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他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可是找一个到处躲藏的人总会有一条路。他已经想到找安龙儿的方法，可是面前的大生意却让他很愿意多花一天时间，和大约翰一起去看个结果。他把杯子放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对伍俊生说：“我的朋友，你被骗了。”

伍俊生笑了笑，并没有因为杰克说这话不开心：“杰克呀，我可是验过货了，那些摄影机真是精工细作的神奇玩意儿，应该是会玩上瘾的东西。我现在一次吃不下这批货，可是一个月内就可以把这批货全部散出去，我手上的订单已经有一百多台了，光是明天一交割就可以散他半船货，等银子回笼再接下另外半船货就是净赚，一卖出去就是纯利，不卖放几个月等炒热了再出手就变黄金了，哈哈……”

杰克扁扁嘴，微微耸耸肩说道：“你不觉得自己突然太幸运了吗？整个世界好像都在围着你转，但是你看到的可能都是假象。”

伍俊生竖起手指摆了几下说：“NoNoNo，货我验过，市道也调查过，

德国人由我安排了住处，这个如果是骗局的话也太大了，难道会整个十三行一起骗我吗？我知道了，杰克出去几年学坏了，看到我赚钱心里不舒服就想骗我是不是，难道都是跟你老婆学的？”

杰克突然间从桌上拿起酒杯泼向伍俊生，杯里没有多少酒，可是他的动作快捷而唐突，伍俊生和大约翰都吓了一跳，他们都意识到伍俊生说错了话。伍俊生在多年前曾是绿娇娇的情人，因为杰克知道伍俊生早有妻室，所以通过伍俊生介绍认识绿娇娇后，硬是把她追到手做了老婆。他认为伍俊生曾经玩弄过绿娇娇的感情，所以人人都可以说起绿娇娇，唯独伍俊生不行。他眼神里透着凶光，用手指了一下正在忙乱地擦拭身上酒水的伍俊生，餐厅里的其他客人纷纷转头看向他们的桌子。

大约翰向四周赔礼道过歉，然后把两人按下，他走到杰克身后拍拍他的肩在他耳朵边说：“这种事情你夫人可不会发脾气，明白吗？”然后他又抬头对伍俊生说：“要是骗你的话不用整个十三行，只要十三个人就够了，那已经是一场很大的戏，我想知道德国人只收现银吗？”

伍俊生有点惊魂未定地说：“对，现银交割，他们第一次来中国交易不相信中国的庄票，只敢收英国银行的港纸^①现银。”

“你已经兑换好了吗？或许我们可以帮帮你。”

伍俊生看着大约翰点点头，大约翰又慈祥地对他说：“我们是老朋友，你不需要我们合作没问题，你会接受我们的关心吗？让我们和你一起去交割，你身上带着现银很危险，我们陪你去。”

“我也有保镖。”

“我们这有个牛仔神枪手，一个顶你十个保镖！”大约翰很干脆地在杰克胸口上用力拍了两下，杰克来不及挡开，厚实的胸脯被拍得“嘣嘣”作响。大约翰知道杰克并不是没有耐心的人，刚才只是点到他最重视的事情上，只要杰克消一消气，就会知道和赚钱相比，这种事不值得一个商人发脾气。

杰克提了提眉毛一脸歉意，向伍俊生摊一摊手掌，然后伸出手：

①：红尘说：英国丽如银行是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外国银行，1845年至1850年间在广州、香港、上海分别设有分行，1850年在香港首次发行纸币。

“Sorry, you know……”

伍俊生看到杰克向自己先道歉,再也不敢乱说什么了,也伸出手和他握了一下,然后说:“欢迎明天和我一起去交割,可是先说好了,不能抢我的生意。”

杰克很有绅士风地点头说:“OK,我们是朋友嘛。”大约翰一脸笑意地看着伍俊生,搭在杰克肩上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

杰克和大约翰离开了四季餐厅并没有回洋行,而是直接带着酒到其他洋商朋友处打探是否有大批摄影机入关,有没有南洋客和王爷侍从到处找货?结果是若有若无,有的人听说过,有的人喝了几杯酒后一片茫然。

大约翰对这种市场反应并不担心,因为好生意总是比较秘密,他们都想从这桩生意中分一杯羹,但至少要在参与这场交易之后。伍俊生很明显想独吞这次交易,而杰克和大约翰则抱着机会在面前不妨看一看的态度,先去试探一下虚实。杰克知道,如果绿娇娇在这里的话,她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第二天一早,杰克就和大约翰赶着马车到了伍日发洋行门外,洋行还没有开门,天上下着冷雨,他们可不想在街上挨冻,于是坐在马车里看着洋行门口的情况。两人坐了一会儿,杰克拍拍大约翰示意他看向伍日发洋行门口。大约翰拉开一点车窗帘看出去,看到两个年轻男人陪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瘦削老人,其中一个青年站在老人身后为他打着伞,可见这老人在三个人中地位最高。老人面相精干,嘴唇上有一道白胡子,双目炯炯有神,一头银发梳出一条整齐的长辮,一身藏青长袍穿在身上显得仙风道骨。

杰克在车里点点头说:“这老男人身体真是健康,可能是武术家或者是修炼的道士。”

“你说什么?”大约翰没注意杰克突然说起这些。

杰克又把车窗帘拉开一点,对大约翰说:“你看那老男人身上只穿着一件布长衫,风这么大他却一点也不冷,我们身上穿的却是皮衣,你身上这么多肉都抵不过他的老骨头,咦?他还会看罗经?”

“他也是风水师?”大约翰是和绿娇娇是好朋友,非常清楚风水师是什么人物、罗经是什么东西,所以也一眼看出了老人在干什么。

那老人背向洋行的木板门,用罗经量了一下四周,然后收起罗经叫年



轻人去拍洋行的门。杰克本来想在这里等伍俊生走出洋行，顺便看看四周会有什么人的出现好早作准备抢生意，可这时却觉得事有蹊跷，马上跳下车走向洋行大门。年轻人一直在拍门，里面的看门人应门之后迟迟未开，杰克走到老人面前拱拱手说：“老先生有礼，我是这家洋行老板的朋友，可能老板还没有回来，请问有什么事吗？”

老人一脸严肃，飞快地上下打量了一下杰克，语速很快地说：“你是老板的朋友就好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见他，越快越好。”

杰克被老人看了一眼，感觉到一股逼人的气势迎面而来，这种眼神有点像安清源的沉稳，但是比安清源更给人以压力。他礼貌地说：“我们也约了老板，他很快就会出来，我们可以在这里等等他……我叫杰克，请问先生怎么称呼？”说完欠身向老人伸出右手，想和老人握握手交个朋友。

老人和杰克说话时双手一直背在身后，腰板笔直脸上毫无表情，他没有和杰克握手，而是双手抱拳一拱说道：“老夫右轩，人称右轩先生。”

杰克怔了一下，这名字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然后突然想起这名字的来历，他兴奋得双手一把握住右轩先生还没有放下来的拳头，激动地说：“你就是右轩先生，我太太经常说你是风水前辈，很想见你一面！”

老人身边的年轻人看到杰克突然的举动，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刚作势要出手保护右轩先生就被低声喝住。右轩先生同时双拳向下一沉脱出杰克的手，右手从杰克双手底下像灵蛇一般贴着衣袖向上缠，手腕一翻从上向下扣住杰克的右腕向自己腰间拖入，杰克全身的动作都被右轩先生一瞬间瓦解和控制。

右轩先生警惕地问道：“杰克先生太客气了，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杰克一点也不生气，右轩先生有这样的功夫完全在他意料之中，他对右轩先生说：“还记得青城鸡啼岭下的十面埋伏穴和温凤村吗？我是绿娇娇的丈夫！”

“哦？绿娇娇？”右轩先生松开手问道，“温凤村的人你认识吗？”

“当然认识，温家兄弟和孟师爷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现在还在广西永安州……”

右轩先生左手指放在自己嘴边嘘了一声，止住杰克的话才松开右手说：“都明白了，是自己人，别再说这件事。”

原来这位右轩先生正是洪门九龙山堂的右相，六年前青城温凤村洪门

香堂被风水邪师赵建破了十面埋伏反穴，就是他为香堂重新布下雄鸡啼日战局，后来又被国师府发现这个风水战局，引出绿娇娇首次和国师府正面交锋。

洋行门前开了一个小窗口，里面的看门老掌柜看到杰克和几个中国人站在一起，连忙卸下门板打开大门，把大家迎进洋行。

右轩先生入门后并不坐下，而是四处走动看了一下洋行里的摆设，毫不客气地问老掌柜：“你家老爷什么时候出来？”

老掌柜客气地说：“快了快了，他马上就到，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他住在哪里？”

“这个……”老掌柜被右轩先生的气势吓坏了，也不知来的是好人还是坏人，不敢随便说出来。倒是杰克知道右轩先生是洪门重要人物，不会随意出手做无聊的事，所以他代为回答道：“我听说伍老板住在西关附近，请问右轩先生之前来过这里吗？”

“没有，我和这家洋行并不认识。”

“那为什么要找老板呢？”杰克奇怪地问道。

右轩先生斩钉截铁地说：“我是来救他的。”

杰克的眼睛一下睁圆了，这话又是那么耳熟。绿娇娇每次为人看风水要砍人家大价钱的时候都是这样说，莫非右轩先生也是来劫富济贫准备敲伍俊生的竹杠？他笑着走到右轩先生身边小声问道：“先生是发现伍老板有难，想给伍老板破财挡灾吧？”

右轩先生见到杰克这个样子和他说话，一脸不悦地说：“看看吧，见到人再说。”

“可是前几天有个风水师来给伍老板看过风水，说他正在走横财运，马上伍老板就接到了大生意。”杰克试探地说，右轩先生拂袖说道：“我就知道有人搞鬼，是哪个畜牲来说这种话？”

杰克看到右轩先生的反应，心里更有点奇怪，他回答道：“这我可不知道，我也是昨天才到广州。”

正说话间，伍俊生提着一个小皮箱和大约翰一起走进洋行，右轩先生眼睛一扫他们两个，眼神却停在伍俊生脸上，看了一会儿突然发问：“有人给你看过风水说你这几天有横财？”

伍俊生拱拱手说：“是有这样的事，这位先生有何赐教呢？”



右轩先生点点头：“我看你只是运气差一些，命不该绝，算我来得及还赶得上救你一命。”

伍俊生大为不解地问道：“此话怎讲呢？”

右轩先生说：“你姓伍是吗？”伍俊生点点头，右轩先生又问道：“你中午会在洋行睡午觉吗？”这问题又得到一个肯定，右轩先生紧接着说：“你在最近几天午睡总是梦到阳光草地，地上有很长的草在乱飘？”

伍俊生惊奇地看着右轩先生说：“是啊，先生真是神人，连我梦中所见你都猜到，先生到底想说什么呢？”

右轩先生还没有作答，掌柜也随即惊呼了一声说道：“对呀，我这几天也有这样的梦，因为我住在洋行里，刚才起床之前的梦也是这样。”

右轩先生说：“这就对了，掌柜，洋行里有长竹梯吗？”

掌柜摇着头说：“我们这里只是做点文书事务，接待客商，没有这种劳作工具，如果非要用的话我到邻店借一把？”

右轩先生很干脆地说：“那就不用了，你们跟我到大门前，伍老板也来亲眼看着。”然后他双手背在身后，腰板挺直脚步轻快地首先走出大门。大家跟着他走到门前，站在骑楼下面面向写着“伍日发洋行”的大招牌看去，在右轩先生的提醒下，大家看到中间的黑色“发”字上有九个白点从上至下排列成一个英文字母“S”的形状，伍俊生奇怪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右轩先生说：“马上你就会明白了，大家退开一些。”然后他转头叫两个同行的年轻人取下这块招牌。两个年轻人显然是舞南狮的好手，一个在地面拉开马步，另一个在前者身上踏膝上肩凌空跃起，双手一托就把挂在近两丈高的门楣上的大招牌轻轻取下，当他回落到地面时立刻引来众人的赞叹。

招牌由两个年轻人横托在右轩先生面前，他左手背在身后，右手并掌如刀，指尖指着那一排白点，轻柔地画了一个圆圈，然后突然吐劲向招牌拍去，随着清脆的掌击声，一片白点从招牌上同时迸射出来。右轩先生的右掌借一拍之力顺势弹出，以完全超出众人眼睛能看清楚的速度在空中一握，那些白点全部收到了他的手掌中。

大家围到右轩先生身边，从他摊开的手掌心看到九颗白森森的长牙，杰克迫不及待地问道：“这是什么牙？”